

麥可·培金 Michael Baigent—著 周春塘—譯

耶穌祕卷

十字架下的真相

耶穌是釘死在十字架上？還是避難到歐洲？「舊約預言」是神意，還是人謀？
極具爭議的耶穌真相發現，全都從一只蕨草紙古書所引發……

The Jesus Papers



亞馬遜同類書種銷售第一

哲學家卡爾帕布說：「不能推翻的理論不可能是一個好的理論。」

《耶穌祕卷》的含金量遠超過《達文西密碼》甚多，因此《耶穌祕卷》是一本坊間對基督教評論最完整的著作。

作者麥可·培金大量閱讀隱藏的檔案、共濟會的紀錄、拜訪秘密社團和私人收藏的文物商人。

他認真探索，並在一些已出土的實例中，突破性的發現其中有許多從未見過的照片。

進而動搖耶穌神性，讓我們認識新的耶穌。

港台書

B979.9

20121



歷史迴廊

002

耶穌祕卷

十字架下的真相

The Jesus Papers



麥可・培金一著

周春塘一譯

Copyright © 2006 by Michael Baigent

Copyright licensed by Jonathan Clowes Ltd.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
International Limited

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© 2008 by Goodness Publishing House

歷史迴廊 002

耶穌祕卷：十字架下的真相

The Jesus Papers : Exposing the Greatest cover-up in History

作者 麥可·培金 (Michael Baigent)

譯者 周春塘

發行人 楊榮川

總編輯 龐君豪

主編 黃惠娟

責任編輯 陳姿穎 許經緯

封面設計 黃聖文

出版者 博雅書屋有限公司

地址 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

電話 (02)2705-5066

傳真 (02)2706-6100

劃撥帳號 01068953

戶名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網址 <http://www.wunan.com.tw>

電子郵件 wunan@wunan.com.tw

法律顧問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

出版日期 2008年6月初版一刷

定價 新臺幣320元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耶穌祕卷／麥可·培金著；周春塘譯。

——初版。——臺北市：博雅書屋，2008.06

面：公分。 —（歷史迴廊；2）

參考書目：面

ISBN 978-986-6614-03-3（平裝）

1. 耶穌 (Jesus Christ) 2. 傳記

249.1

97008311

¥108.00

推薦序一

晚近出土文物與耶穌復活之謎

自從二〇〇二年出版的《達文西密碼》成為熱門暢銷書後，研究早期基督教的書刊也紛紛出籠：有些著重於聖殿騎士；有些專精在抹大拉馬利亞；有些重新探討最後晚餐的情景。讀者如在 Borders 或 Barnes & Nobles 書店的宗教區檢視一下，這些專刊林林總總不下數十種之多。有些是舊瓶裝新酒，了無創意；有些是毫無證據的空談；但有些卻是考古的新發現，極具研究價值。筆者研究《聖經》考古多年，覺得周春塘教授翻譯的《耶穌祕卷》是一本極具份量的學術作品。《耶穌祕卷》的作者麥可·培金是一九八二年暢銷書《聖血聖杯》的作者之一。無可置疑地，《達文西密碼》的小說 (fiction) 成分遠高於史實，其故事雖驚世駭俗、引人入迷，但從學術角度上來看，《耶穌祕卷》的含金量超過《達文西密碼》甚多。因此，《耶穌祕卷》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參考書，它對西方文明的基石——耶穌復活及其前後的歷史，有極為詳細的研究。坊間對基督教評論的書，當以這本最為完整，它是培金在繼《聖血聖杯》二十二年後研究成果的心血結晶。周教授的中英文造詣已臻爐火純青的境界，譯文忠實地傳達作者的本意，故樂於為之序。

培金在《耶穌祕卷》中主要的論點是，歷史上的耶穌及信仰上的耶穌差異甚大，而且，耶穌少年時期的十八年史料一片空白。不管是正統的《新約》四大福音，還是諾斯替福音，對此問題均未給予合理的交待。培金用抽絲剝繭的功夫來推斷耶穌的早期教育：它來自神祕主義盛行的埃及。原因是，在當時歷史的大環境下，羅馬帝國強力鎮壓猶太教的奮銳黨，本性溫和善良的耶穌不可能來自加利利海的奮銳黨，更不可能來自土耳其、印度或中國。培金對埃及文化用功極深，他把耶穌教育的源頭引到太陽神、大法老古夫的金字塔和人教儀式，再經過希臘文化及埃及猶太人的靈療派而一脈相傳。培金一再強調，耶穌的信徒用草藥麻醉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，再由亞利馬太人約瑟及尼哥底母救走，逃亡埃及，待暴亂平定後，再由埃及逃至法國南部。在往後的一千年中，耶穌及其他猶太人後裔漸漸發展成崇尚和平的淨化教派。這些資訊都是在正統基督教文獻中不易見到的，彌足珍貴。對教徒而言，看完本書，可更了解耶穌是主張和平的，又能包容女子入教。如此看來，基督教上承自然主義的靈療派，下及淨化教派。無疑的，耶穌是一位愛好和平，相信平權主義，原宥世上所有罪人的一代聖人。

《耶穌祕卷》作者培金透過他的朋友林肯和李伊的關係，認識住在牛津郡的主牧師巴特烈醫生。巴特烈的密友李雷長老是英國教會在十九世紀末極具影響力的人物。李雷深諳中世紀法文，在一八九〇年代初被召至巴黎聖蘇比士神學院，去解讀一份令人困擾的古文件：一般咸信來自法國雷恩城堡牧師索尼耶赫之手。索尼耶赫極為窮困，年薪大約只有十美元，但在一八九〇到一八九一年間，因整修老教堂時發現中世紀古文件而一夜致富。虔誠的李雷在破譯古文件後，完全喪失對基督教的信仰，也拉開本書的序幕。

索尼耶赫在致富後，指導工人在教堂的牆壁上畫了一幅神秘的油畫：在一個滿月的夜裡，二名男子把耶穌抱出墓中，二名女子及一個小女孩在傍哭泣。眾所周知，滿月後就是猶太人的逾越節，因為要保持淨身的關係，沒有人肯碰屍體。索尼耶赫想要表示的就是，耶穌在西元四十五年時並未死亡，身傍站著神色緊張的女子及帶紫色頭巾的小女孩，很可能是抹大拉馬利亞與耶穌的女兒。索尼耶赫的教堂也在主張和平的淨化教派地域之內，從這裡，培金勾勒出下列的因果關係：索尼耶赫的中世紀祕卷↓淨化教派↓以色列大衛王的後裔↓耶穌因鎮定劑獲救或替身？↓猶太奮銳黨與耶穌↓耶穌青少年在埃及與靈療派↓古猶太人在埃及↓埃及古文化中大陽神及古夫大法老對耶穌的影響。

從下一段開始，我將把作者對傳統《聖經》（《舊約》及《新約》）中的可疑之處指出，以便讀者閱讀，再以晚近出土的文物來驗證或比較培金的觀點。同時，我也將埃及宗教史與中國先秦文化的關係略做說明。當然，中國古文化與猶太、埃及文化孰先孰後的爭論必將浮上檯面，不管你是教徒或非教徒，此書都會讓人有意想不到的價值，更讓我們能對耶穌的了解不再局限於梵蒂岡所畫的小圈圈裡。培金對《新約》及《舊約》中所記載的可疑事蹟，有下列一針見血的評論，詳細內容請翻閱本書。

1. 耶穌復活前的活動是著名的騎驢入耶城，民眾小孩夾道歡呼，這在當時的《舊約·撒迦利亞書》（9：9）中早有記載，耶穌此舉可能只是為了實現這個《舊約》預言而已。

2. 耶穌及他的信徒來到猶太聖殿掀桌子，把兌換貨幣的人趕出聖殿，也是為了實現《以賽亞書》（56：7）中的《舊約》預言。同樣地，耶穌治療傷殘病患也是為了實現另一《舊

約》預言(詩篇，8：1-2)。這與傳統的神蹟說大異其趣，也是《聖經》研究中的主要爭論點。

3. 耶穌入城第二天晚上，到底是住在伯大尼馬利亞、馬大、拉撒路家(約翰福音，11：1-2，12：3)，還是癲瘋病患者西門家(馬太福音，26：6)？這兩章《新約》必有一章是錯誤的。

4. 伯大尼馬利亞為耶穌澆香油，在當時重男輕女的社會應當是極不可能，根據考據，史塔勃女士認為，伯大尼馬利亞就是抹大拉馬利亞，這又是為了要實現《舊約》中《彌加書》(4：8)中的預言。

5. 培金對耶穌死於十字架上的說法存疑：普林斯頓大學權威教授培戈斯認為，在十字架上時，有信徒給他鴉片(不是《新約》中的醋)等鎮定劑；《可蘭經》說，耶穌沒有被釘死；諾斯替基督徒巴西里德斯(西元二世紀)說，被釘死的是西瑞尼斯的西門，培金傾向培戈斯之說。

6. 耶穌對「我們是否要付稅給羅馬政府」的回答是：屬於該撒的給該撒；屬於上帝的歸上帝。耶穌因此得罪了奮銳黨而將他出賣，並非因為他違反了猶太教義。叛教的懲罰是被石頭砸死；釘十字架是對羅馬政府叛亂的刑罰。耶穌之死如屬於後者，傳統《新約聖經》把猶太人當成代罪羔羊，使千餘年來，至少一千萬猶太人命喪黃泉，實為基督教史上最大的汙點。

7. 亞利馬太人約瑟向羅馬巡撫彼拉多要耶穌身體時用 *sona* (活體)，比拉多回答是用 *ptoma* (屍體)。可見在希臘文版的《聖經》，耶穌當時並未死，但譯為拉丁文時，譯者巧妙地都用「屍體」一詞來掩飾耶穌未死的可能性。

8. 耶穌與抹大拉馬利亞的行蹤成謎，但是，法國確實有猶太大衛王後裔，並有嫁入梅洛芬奇王朝者，這個事實是不容否定的。因此，淨化教派基督教與大衛王後裔（耶穌世系）很可能有一定的血緣關係，並非空穴來風。

9. 埃及的靈療派允許女子入教，對少年耶穌有一定的影響。以色列王朝在西元前一七五年被敘利亞攻破，不少猶太人在埃及定居生根。其中一些是撒督——法利賽教士的一派，後來成為正統的猶太教。所以，耶穌在埃及度過青少年是合乎邏輯的。

10. 《死海古卷》中的《伊諾書》只有卷一、四、五，少了卷二（神祕主義）及卷三（星相學），顯然是被篩選過的。《伊諾書》(96:3) 中言「亮光昭汝身」，明顯受了古埃及文化太陽神與古夫法老的影響。《以西結書》中，他所見到的上帝坐在寶石座上閃閃發光，與巴比倫神相似。猶太教的上帝與巴比倫的神都是一神論，在遠古時，當有某些程度的交叉影響。

培金的批評大都是從歷史角度出發的。晚近出土的《猶大福音》中，耶穌對出賣他的猶大說：「你的星座將引導其他門徒。」在《湯瑪士福音》中，耶穌責罵彼得，因為彼得歧視抹大拉馬利亞。在《馬利亞福音》中，彼得問道：「難道他（耶穌）先選擇她（馬利亞）後，再選擇我們？」(10:3-4) 《腓力福音》中說，相信肉體復活是愚人的宗教。在《救世主福音》

與《保羅警言錄》都暗示，耶穌的聖靈是以小孩子的形象出現的。在《湯瑪士福音》中，耶穌提到要從小孩學習真理，與現在的強迫幼童洗禮，及人教的 *childhood indoctrination*（兒童灌輸），剛好是南轅北轍。

耶穌為了替世人贖罪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，這是基督教及天主教教義的基石。培金提出的疑問當然會惹惱教徒，況且從埃及莎草紙上的斷簡殘篇也難窺全貌。晚近發現的耶穌及其家人（包括對抹大拉馬利亞）的石棺卻提供了另一個證據：耶穌死於西元後第一世紀。如用多項式分配去計算，這群石棺不是耶穌家族的機率遠小於六分之一。如果這機率為真，培金及丹·布朗的假說——耶穌與抹大拉馬利亞到法國生根，必然不成立。讀者（尤其是教徒）一定要讀此書才能對自己的信仰有更深的認識。對非教徒而言，此書是集培金及其他學者的心血結晶，極具可讀性。希望培金書中言及的失之交臂的莎草紙古書，能有重現世面的一天。對歷史有興趣的讀者，培金敘述的古夫大法老乘方舟造訪太陽神，與中國神話中的夸父逐日不謀而合。

埃及最大的古夫金字塔是四千五百年前建造的，夸父為炎帝的八世孫，時間上也契合。由此看來，基督教義的源頭與炎黃華胥也脈絡相通。根據《耶穌祕卷》中所言，靈療派是耶穌誕生之前在世界各地都有的和平冥思哲學派。在中國也有一派：老子的道。黑格爾認為，老子是希伯來人的後裔。他的憑據在《道德經》第十四：「視之不見名曰夷；聽之不聞名曰希；博之不得名曰微。」夷音為 J，希音為 H，微音 W。黑格爾很可能解開了這道紀章中的千古謎題：夷希微正是猶太教的上帝耶和華。猶太教的上帝與耶穌的生死之謎，是西方文明演化的根源，

(9) 推薦序一：晚近出土文物與耶穌復活之謎

我們當以嚴謹的態度來研究。正如哲學家卡爾·波普（一九〇二—一九九四）所言，不能推翻的理論不可能是一個好的理論。我們所熟悉的《新約聖經》是西元三二五年奈西亞公會所篩選過的官方版。《舊約聖經》與埃及的太陽神、古夫法老、蘇美人吉爾伽美什史詩，多有雷同之處。我們靜待更多的史實及考古來討論歷史上的耶穌及上帝，而培金的《耶穌祕卷》的確是一本不可缺少的參考書。

揚慶偉

推薦二

還原十字架下的真相

記憶中從未替人寫過「序」，這次周春塘兄邀我替他新譯的書——《耶穌祕卷——十字架下的真相》作序，倒是一個難題。好在他已定下了一個範圍，希望我能從宗教信徒的立場出發，對該書所敘作一反應。從某一方面來說，這倒是替我解決了問題，我雖然是一個第三代的基督徒，那只是從我母親這一邊算起，我父親那一邊卻是道地的傳統中國思想遵從者，所以我對書中所論及的問題之反應，並不那麼直截了當。《耶穌祕卷》只是嘗試將耶穌的生平回歸到一個合乎邏輯常理的詮釋。可是這種詮釋或解釋並不能完全解答宗教問題；同樣地，宗教詮釋或解釋亦不能完全解答許多現實的社會問題。

宗教討論的是善、惡（罪）、生、死，在人們生活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，因之，它亦必然連帶討論到今生和來世的關連。在理論方面，形成宗教哲學亦是神學；在行為方面，則又形成宗教的道德論。前者屬於抽象範疇，後者則又歸回到現實世界；前者形成「經」和「論」，後者可稱為「律」，不過二者間的關係，卻又密不可分。這就是為什麼每一個宗教，必然有它的形式組織，亦是吾人稱之為「教會」的組織，但它亦必然有其理論架構。基督教的理論架構，建立在下列幾點上：1. 神的「萬能」權威；2. 人的原罪；3. 「道成肉身」（神子

降生為人），救贖世人。第一點不僅指神創造萬物，包括人在內，還指祂本身是「無所不在」（omnipresent）、「無所不知」（omniscient）及「無所不能」（omnipotent）。這亦影射所謂的「三位一體」（trinity）：「聖父」（無所不能）、「聖子」（無所不在）及「聖靈」（無所不知）的觀念，亦指「創造宇宙萬物」、「降世為人」及「予人一切知識」諸事而言。

不過，除了今生來世的關連外，我們比較關心的還是如何過好今生。這就牽連到現實世界了。現實世界的問題，不外乎如何生活得好，這當然亦指如何使人與人相處融洽，沒有爭端、生活富裕、社會安寧等。所以宗教、基督教亦然，又必須有引導人們人世生活的準則。基督教之所以注重「十誡」，亦是指此而言。從理論的完善觀點來看，基督教既要顧及神的「神性」，亦必須顧到神的「人性」，這樣才能將理論（神學）和現實結合在一起；既顧及到最終的出世問題，亦不會忽略了最原始的人世問題。這就是為什麼虔誠信仰基督的信徒們不能接受任何把耶穌定位為「凡人」而非神的原因。所以《達文西密碼》一書不能為基督徒所接受，而好萊塢依據該書所改編的電影，在世界各地上映時，會有那麼多的信徒們在電影院外遊行舉標抗議的原因。

《耶穌祕卷》和《達文西密碼》一樣，將耶穌轉變成凡人。後者還刻意地指出，耶穌和凡人一樣，娶妻、生兒育女，他的後代和保護他家人的信徒們「聖殿武士」（亦是後人稱之為Knights Templar），共同建立起一個王朝；前者則將耶穌定位為「奮銳黨」的一份子。我們知道Zealots在《新約聖經》中，被指為急進份子，是製造社會不安的人。這和整個基督教對耶穌是救主、是和平仁愛的神子，為世人的罪而被釘在十字架上，死後三天復活，顯現於門徒之前又升

天的觀點，完全不吻合，因此也不被接受。兩本書作者之間的侵權互控，我們不必去討論，不過他們的觀點造成對耶穌的衝擊，卻不妨議論一下。

前面說過，基督教的三個理論基礎是以耶穌是神人同體，最後又恢復祂的「神性」為主，故任何一種異議的論點都不能被接受。事實是二十世紀五〇年代，整個基督教會（天主教、基督教在內）在哲理方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五〇年代，天主教教宗和基督教的許多主教，都認為二十世紀的宗教必須在信仰和作為方面更接近現實、更靠近普羅大眾。他們迫切地感覺到，宗教要生存，就必須更人性化。要做到這一點，就非得採取兩個步驟：一是將宗教「去神祕化」（demythologize）：一是將宗教對神的崇拜，轉變為對人的幫助。所以才有把耶穌當人看的說法；才有許多天主教的神文、修女們去非洲、去南美，和下層社會的勞苦貧困大眾們一起生活；甚至有些神職人員在極權政府的迫害下喪生。但是這麼一來，宗教所信仰的神就失去了祂的超人神性。宗教失去了神話，亦失去了它的神性；宗教失去了神性，就不是宗教了。它和其他助人為善的道德或人道說教，沒有任何不同。這是很多宗教虔誠信徒們所不能接受的，包括基督徒在內。

《耶穌祕卷》是一本還原歷史人物的作品，是當代諸多歷史學家們對歷史人物和事跡，還原真相的一種努力，是應當被接受的作品。作者試圖從歷史事蹟、人物、時代背景、社會狀態、宗教因素等各方面綜合討論，闡說一個宗教人物的生平事跡。我這裡只提兩點：1. 史蹟似乎證明耶穌的父系是大衛王族（the line of David），母系是亞倫族（the line of Aaron）。這是符合猶太人政治制度的族系權勢，是神權和君權的結合，亦符合猶太民族，經過多少年的離散

後，渴望「解放」的追求，他們需要一位能將「信仰」和「現實」結合在一起的領導者。耶穌從出身來看，符合了這一個期望。不僅如此，他在許多猶太人心中，亦符合了他們從天天讀經禱告中，以賽亞先知所預期的「救世主」的預言。2. 耶穌本人既反對羅馬人的統治，亦不完全同意以激烈的手段來獲得自由，所以他才會說：「將屬於該撒的給該撒，屬於神的給神。」猶太人是神的平民，理當回歸神。我想這就是耶穌的本意，所以他既不贊同右派的法利賽人，臣服於羅馬指派的猶太王；亦不贊同左派的「奮銳派」人（Zealots），要以武力來推動羅馬統治。他左右不能逢源，悲劇的終結在所難免。本書只是從各方面的討論來證實這一論點。

春塘兄將原文原意，都非常恰當地譯了出來，並且除原註釋外，還加了譯者註釋，使原著許多不解之處，都得到詳細的說明。這對讀本書的人，有極大的幫助。這是一本難得多見的譯作。

袁鶴翔

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五日清晨，於臺北東吳大學

作者序

西元一二九一年五月二十八日，基督教聖地艾克里——十字軍王朝的最後堡壘——淪為一片廢墟。唯一留存的，是一座聖殿騎士的海濱高塔。

阿拉伯的軍隊在埃及英年蘇丹卡力·阿希拉夫的領導下，圍剿聖地達七星期之久。基督王朝最後的基地終告陷落。城中的街道一度充滿武士、貴胄、商賈和乞丐，頓時變成斷垣殘壁，屍橫遍地。在戰爭的殘暴中，「池魚之殃的破壞」是無庸感歎的事實，戰敗的城池正是殺戮和搶劫最佳的展示場。

先是，阿拉伯的將士卯足全力，決心要把所剩無幾的十字軍驅逐下海。儘管希望日益渺茫，十字軍還是抵死反抗，幻想有復甦的一天。然而，艾克里城的圍困破滅了他們的美夢。在狼煙四起、血腥滿地的廢墟中，只有聖殿的殘塔還諷刺地聳立地面。塔內擠滿了倖存的騎士，大約五、六十人，他們是耶路撒冷基督王朝最後殘存的士卒。從他們的臉上已見不到昔日的光榮，他們彈盡援絕，靜坐地面，一無期盼。港口還有船隻往返，士卒和居民偶有逃亡，剩下的士兵有時也得做些零星的抵抗。

這場猛烈的戰火，使向來驍勇無雙的騎士們飽嘗絕望的滋味。當蘇丹建議他們放棄城堡，作為安全釋放他們和全體居民的條件時，騎士的將領立刻接受了。蘇丹的一

支軍士高舉蘇丹的軍旗，揚長入城。不幸的是，這些缺乏訓練的阿拉伯軍人一旦入城，隨即開始騷擾婦女和兒童，騎士們一怒之下，把他們全體殺絕，還奪下了蘇丹的大旗。

蘇丹視此為不可寬恕的詐騙，決心報復：次日，他重申許諾，佯作和談。當騎士們進入廣場，還未走到蘇丹面前，即被集體逮捕，在軍民眾目睽睽的圍觀下，當場處死。這是戰爭中最後的一次和談。騎士們從此噤若寒蟬，等待戰爭來收拾一切。

毀滅的一天終於來到。兩千名身穿白袍的奴隸騎兵衝入城內。阿拉伯人在聖殿騎士的堡壘下埋藏了炸藥，一聲巨爆，牆垣紛紛倒塌，瓦石橫飛，攻城者和守城者全數淹沒在一片煙塵和火海中。等到塵埃落定，全城一片死寂，證明了戰爭的結束。基督王朝將近兩百年的聖地美夢，從此煙消雲散。

散布在其他地區的堡壘，在群龍無首的噩運下，也被迫放棄。這個鏖戰一百七十三年，犧牲了不下二萬名戰士生命的聖地，終於向他們揮手永別，走入歷史。

多少年來，聖殿騎士吸引著我的注意。不僅因為他們是世界上最早的職業軍人，也不僅因為他們那些早被遺忘的重要貢獻——像是在刀光劍影下建立的金融制度，把金錢以匯票和轉帳的方式通行世界；或是他們把統治階級的貴族，和被奴役的農民強行分開，創造了一個嶄新的中產階級——更因為圍繞在他們身邊的，是一種揮之不去的神祕光環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部分騎士似乎有一套屬於自己的宗教信仰，跟羅馬教會恰好背道而馳。明白的說，在他們傳奇的

官階背後，好像隱藏著某些異教徒的思想，只是其中的細節鮮為人知。我感到萬分好奇，決心尋求答案，這便是我從事揭開聖殿騎士神祕面紗工作的開始。（譯註：據《世界日報》二〇〇七年十月十四日國際新聞版載，梵蒂岡於二〇〇一年發現，在一六二八年的檔案中，有教宗在一三〇八年赦免聖殿騎士為異端罪名的文獻。可惜好景不長，從一三一二年開始，教宗克里門五世再度下令恢復對騎士們的鎮壓。這批文獻刻已公諸於世，但限量發行。）

有一天，當我坐在倫敦一家朋友開設的書店中時，店主跑出來告訴我，有一位先生我一定要認識，他對聖殿騎士的了解必會使我大大獲益。這便是我結識理查·李伊的開端。在隨後的二十年間，我們攜手合作，一共寫了七本書。

理查的知識的確驚人，據他說，其中部分資訊又來自他的朋友亨利·林肯。理查很快發現，我們三人如能合作，一定更能發揮力量。不久，亨利也有同感，我們的團隊遂應運而生。六年後，我們的第一部成果《聖血聖杯》躍登暢銷書榜首。

我們主要的假設在於，相信十字軍和聖杯神話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——這點向來是歷史學者沒有注意到的事實。在我們的研究中，這兩者背後隱藏的是血緣問題，也是朝代問題。換句話說，其中關鍵是猶太的皇室——大衛王室後裔的傳承。

我們都知道，聖杯的神話來自凱爾特異教徒的傳說，摻雜著早期基督教的神祕思想。聖杯，這只耶穌在最後晚餐中使用過的酒杯，象徵代代相傳的土地和歲歲富饒的收成。而這塊以聖杯為象徵的土地，在繼承者的眼中卻充滿了神祕的色彩。對我們而言，最令人注意的，莫過於神話中的「聖杯騎士帕西法爾」，他是一位被公認具有「最神聖的血液」的人物。他遠紹耶